

最后渡河的人

■姚杜纯子



记忆

邓振询烈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南京周边地区牺牲的我党高级别干部之一。1945年,时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七大发言时,列举华中敌后抗战“光荣殉国者”代表人物,将曾任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邓振询列在第二位,仅次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2014年,邓振询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这样一位革命者,此前我对他的事迹却很陌生。

一

我第一次知道邓振询,是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这里展出着100多位烈士的生平事迹。一面墙连着一面墙,一个展柜接着一个展柜,每走几步,就是一个烈士的一生。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的王笑同志为我介绍着他们的故事。她声音不高,语调平稳,仿佛在讲述熟识了很久的人。

我们从一个展厅走到另一个展厅,金佛庄、邓中夏、恽代英、罗登贤……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我认真听着,时而点头,时而询问。

她说:“这位是邓振询烈士,曾用名邓重民,江西兴国人,1904年生,1943年在江苏江宁县冯潭庄遭日军袭击,抢救秦淮河时不幸溺水牺牲。”

在她停下的位置,我抬头望向墙上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男人颧骨微隆,眼睛不大,却很有神。

“秦淮河?”我问。

“对,秦淮河,就在江宁县的高桥渡口。后来在他牺牲的地方,当地政府架设了一座大桥,取名‘重民桥’,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英雄。”王笑说道。

我凝望着照片里那双沉静而坚定的眼睛,仿佛听见了80多年前秦淮河畔的风声与枪声。王笑补充道:“当时,他们的部队正驻扎在江宁禄口冯潭庄,因遭遇敌情,部队必须连夜转移。邓振询果断让战友先行转移,自己留到最后渡河。受暴雨影响,河水暴涨,水流湍急。当船行至河中央时,一个浪头打来,邓振询所乘的船不幸翻沉。后来,部队沿河搜寻,在下游找到了他的遗体……”

她说完,安静地站在一旁。那天在

展厅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细聊。返回之后,我想知道邓振询烈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于是开始搜集更多关于他的资料。

二

邓振询牺牲时39岁。让我们把视线从他牺牲时往前移,看一下英雄的成长历程。

那个年代,穷苦人家的孩子是没有“童年”可言的,邓振询也不例外。他6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留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母亲靠给镇上富裕人家做工,挣些微薄收入。后来,日子实在难熬,母亲只好带着10岁的邓振询改嫁给当地一位姓张的泥水匠。

已经到了该读书的年纪,家中咬牙送邓振询去私塾。仅读了3年书,他不得不辍学回家,跟着继父干起了泥水匠的营生。

生活虽苦,邓振询从未放弃求知。劳动间隙,油灯下,几本旧书,他如饥似渴地捧读不辍。

正是这些苦难经历,让他看清了旧社会的不公:为什么地主家的孩子可以穿着长衫、背着书包去上学,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当牛做马,难有出头之日?年轻的邓振询暗暗立志,要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而奋斗。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燃起革命的烈火。这时,江西兴国籍共产党员与农民运动骨干胡灿等人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受他们影响,邓振询开始投身革命。1928年,邓振询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因懂得一些文化,又亲身经历过底层人民的苦痛,他讲起革命道理来,既带着泥土的质朴,又透着直指人心的力量。

三

让邓振询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的,是他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相遇。

1929年4月,杜鹃花开遍了兴国的山野。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兴国县城。消息传开,整个县城都沸腾了,老百姓扶老携幼,涌上街头迎接红军。

在兴国期间,为指导革命,发动群众,毛泽东在驻地激江书院文昌宫旁的

崇圣祠,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作为当地的革命骨干,邓振询参加了这次训练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的心情无比激动。

训练班上,毛泽东洪亮而又带着浓重湘音的话语,深深地吸引着邓振询。他觉得,从没有人能把这些道理讲得这么透彻,这么接地气。

那些天,邓振询和毛泽东以及40多名革命同志朝夕相处。通过学习,他不再只是一个朴素的、凭着满腔热血反抗不公的农家青年,而是一个有了坚定方向、有了理论武装的革命者。

邓振询与发妻谢玉凤育有一子,取名邓东林。儿子尚在襁褓时,一天,谢玉凤沿着蜿蜒山路前往龙圩赶集。山道狭窄崎岖,正当她小心前行之际,几架国民党军飞机低空掠过,投下炸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碎石与弹片四散飞溅。谢玉凤避无可避,瞬间被火光吞没,只留下襁褓中的孩子。

不久后,当邓振询满心欢喜地打开家中寄来的信件时,映入眼帘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这个一向坚强的汉子,双手止不住地颤抖,泪水落在信纸上,模糊了字迹。良久,他深吸一口气,抹去脸上的泪痕,只提笔写了一封信劝慰家人。

他把悲伤深埋心底,又投入工作中。革命尚未成功,他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四

1934年1月,邓振询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劳动人民委员部部长。职务提升了,他一如既往地勤恳工作。这年10月,他随部队参加长征,任第5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后任中央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

长征路上,每到一地方,邓振询顾不上上休息,便带领同志们挨家挨户、耐心细致地开展宣传工作。他心系劳苦大众,想方设法打消群众的顾虑,让他们心甘情愿把粮食交给红军。

虽是做群众工作,危险也如影随形。反动地主躲在暗处放冷枪、搞破坏,时有发生。邓振询始终冲在最前面,带领同志们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翻越夹金山、过草地途中,所到之处本就人烟稀少,筹粮十分困难。红军只能靠野菜、皮带充饥。有一次,警卫员好

不容易搞到了一点面粉,做了几个馍,送到邓振询面前。见大家都饿着肚子,他坚决不肯吃,把馍分给了其他同志。

到达陕北后,他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不久后,党中央决定派邓振询等一批同志前往南方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当时的苏南地区,日伪军“扫荡”频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邓振询深入农村实地调研后发现,苏南地区有60%的土地被地主阶级控制,绝大多数农民仅靠剩余40%的土地艰难度日,双方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丰富的民运经验告诉他:只有改变现状,改善民生,才能巩固根据地、不断壮大抗日力量。

摸清情况后,邓振询制订了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带领工作组通过合法斗争,显著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很快,减租减息运动便推广至整个苏南。邓振询不仅身体力行,还时常教育身边人,要增强和群众之间的感情。他的工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更多人踊跃加入抗日队伍。短短几年时间,苏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成为新四军挺进苏北抗日前沿的桥梁。

抗日烽火中,邓振询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9岁,定格在最后渡河的那一刻,也定格了他关爱战友同志、坚守职责的崇高形象。尽管多次调换工作岗位,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最后,把群众、战友和组织放在前头。在他的追悼大会上,有副挽联写道:“昔奔革命,今奔革命,中国共产党功绩伟大;生为大众,死为大众,苏南邓主任精神不死。”这何尝不是他一生的写照。

那天,我走出纪念馆,来到位于陵园中心纪念区东南侧的知名烈士墓区。这里安息着1926年至1949年牺牲在雨花台及南京地区的已知姓名的17位烈士,其中包括邓振询。

我在他的墓碑前驻足,仿佛看到那个在长征路上被战友称为“邓大胆”的年轻身影;看到了他把馍分给饿着肚子的同志时的温暖笑容;看到了他在苏南农村挨家挨户走访调研的忙碌模样……

此刻,他已长眠于此。松涛阵阵,如一首沉静而绵长的赞歌,为他、也为所有在此安息的英雄低回吟唱。

我肃立良久,向着这片土地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感念

那天下午,天空格外晴朗。只是,车窗外的风刮个不停。它从慕士塔格峰的冰川上刮过,带着浓重的寒意,穿过戈壁,扑到我们面前。举目眺望,天蓝如洗,云朵低垂;远处,连绵的雪山,在静默中矗立成永恒。

我们的车,行驶在314国道上。海拔高度表的读数从4700多米缓缓下降,我耳膜间的压迫感时轻时重。就在我沉浸在眼前的苍茫景象时,同行的宣传股朱股长拍了拍我的肩,手指前方:“看,那就是咱们的‘无言战友’——勇士山。”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我第一次看见那座巍峨的山峰。对于这座官兵口口相传的勇士山,我早已心驰神往。这座“活”在边防官兵心中、让我长久期待的山峰,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撞入我的视野。不得不承认,在高原澄澈的天空下,它雄伟的轮廓清晰得如同刀刻。而它的峰顶任何人初见,心头都会为之一震——竟如此酷似一名战士:头戴棱角分明的“钢盔”,面朝苍穹,似永恒的守望。云影在他“胸前”缓缓游移,午后的阳光为“钢盔”边缘镶上耀眼的金边。它静默无言,却蕴藏着无尽的力量,仿佛下一刻便会跃然而起,抖落身上的积雪,巡逻在这雪野茫茫的边防线上。

“像吧?”朱股长的声音里满是自豪,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自答。我轻轻点头表示认可,像是怕惊扰了这位正在休憩的“战友”。紧接着,朱股长再次把目光转向它,轻声地说:“它不是神话传说,而是我们的精神坐标。”

思绪流转,我的眼前闪现出官兵踏雪巡逻的身影。不同时代的军人,为了同一个信念、同一个使命,在此以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动人的卫国戍边壮歌。那一刻,我从有形的壮美中,感受到无形的精神传承。

一级上士苗广林带新兵有个习惯:不急着在会议室讲话,而是先把他们带到营区旁边的小山坡上,指着那座山说:“看,那就是勇士山。以后,它看着我们巡逻、站岗,我们也要在它的注视下成长为勇士。”

苗广林讲起一个发生在雪夜的故事。那是一次暴风雪中的夜间巡逻。海拔5000多米的达坂上,积雪没腰,寒风如刀。空气稀薄,每一次呼吸都像吞咽沙砾。队伍里最年轻的列兵小赵,一个踉跄扑倒在雪窝里。在确认小赵并无大碍后,苗广林挪到小赵身边,蹲下身,用冻僵的手扶正小赵的棉帽,然后指向风雪中那个朦胧而坚定的轮廓——勇士山。

小赵盯着山的轮廓,强忍着寒意,慢慢站了起来。他紧了紧背上的枪,艰难地向前迈步。山不语,却能给人站起来的力量。

在这片高原,勇士山是沉默的战友,也是忠诚的见证者。一位戍守边关10年的老兵告诉我,最难熬的是深夜的站

勇士山

■胡铮

哨。天地之间,仿佛只剩风声与心跳。这时,他便会抬头寻找勇士山。月光下,山体轮廓泛着清冷的银辉。“看着它,就觉得这岗,不是我一个人在站。”

二级上士许新有是连队公认的“秀才”,喜欢写诗。他笔记本扉页上抄着改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根扎得也深。”他说,一次巡逻归来,筋疲力尽,远望夕阳正从勇士山的“肩头”滑落,整座山如同被点燃,无比壮美。那一刻,他仿佛理解了这座山的“化身”。古代英雄化身为山,是传说;而一代代官兵将青春乃至生命“化”入这片山河,却是现实。他说:“我们成不了山,但我们可以成为山的一部分,一块石头,一粒沙。”

临别前夜,我独自站在营区外,再次与勇士山对望。高原星空低垂,银河璀璨,仿佛伸手就能掬起一捧星光。万籁俱寂中,我仿佛听到另一种声音——不是风,是无数戍边人声音的混响;古代勇士战吼的余音,护边员拉齐尼父子哼唱的塔吉克族民谣,巡逻队踩雪的咯吱声,年轻士兵梦中的乡音,清晨国旗升起后的猎猎声……所有声音,都被这座山吸纳、沉淀,化作了它亘古的沉默。

车子重新启动,缓缓驶离。勇士山在渐浓的暮色中,沉入帕米尔高原广阔的怀抱,最终化作地平线上一抹深沉、坚硬的剪影。它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矗立在我的回望里,也将永远矗立在所有知晓它故事的人心上。

木棉花开

■鹿斯年 夏泽华



军营纪事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在山间密林处的几栋白房子上,闪闪发亮。那是女兵连的营院,楼前的木棉树披上一层金纱,色泽艳丽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醒目。

那年,女兵觉得花圃里清一色的绿植有些单调。经上级同意,她们打算在这里种上一些花草。兄弟单位的战友向她们推荐木棉树,说它生命顽强,耐贫瘠,无论草坡、路旁,只要有土壤和阳光,每到春天就能开花。

在它们的呵护照料下,木棉树发芽抽枝,主干越来越壮,枝叶愈发茂密,花朵也悄然绽放。寒来暑往,木棉树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邱铤迪是连队的一位排长,从军校毕业刚满一年。毕业分配时,她主动要求来到这个更艰苦的一线作战部队。有人问她,为什么 would 作出这样的选择?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光亮:“就像那棵木棉树,越是扎根艰苦的地方,越要开出鲜艳的花。”

然而,武装越野不合格、攀登动作不标准……体能素质的短板让她屡屡受挫。她知道,成长没有捷径,不能向困难低头。训练场上,汗水一遍遍浸透迷彩服,手掌也在攀登训练中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可喜的是,她的成绩也在稳步提升。

邱铤迪喜欢当主持人,上级组织红色故事讲解员比赛,她主动报名参加。白天,训练、工作繁忙;到了晚上,她在木棉树旁的路灯下,逐字逐句练习。比赛那天,她自信从容,用专业而富有感染力的讲解,打动了观众和评委,获得

了第一名。

到了花开时节,木棉花如约在枝头绽放,像一把把燃烧的火炬,缀满深绿的枝丫。看到盛开的花朵,女兵们惊喜地停下脚步,眼里流露出赞叹。而她们也像木棉花一样,向阳生长、绽放如烈焰。

上等兵林希凭借过硬的体能素质,在新兵连时就崭露头角。下连后,她信心满满地走上话务员岗位,一心想着干出成绩。

话务员专业需要背记的内容多,对于脑、耳、口、手的协调性要求高。她从最基本的键位、字根、拆字学起,训练快速打出整篇文章,经常练到很晚。为了纠正口音,她对照电视新闻音视频练习;有时来到花圃,坐在木棉树旁读报纸,让战友给自己提建议。

指导员曾在话务岗位工作多年,知道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话务员并不容易。为了让林希熟练背记枯燥乏味的数字,许多个日夜,指导员总结自己积累的经验,参考联想记忆法,将文字、号码编成打油诗、顺口溜,帮她练习。在指导员的帮助与自身的努力下,林希练就了“一口清”,走上机台独当一面。

王小慧是2015年入伍的老兵,从事狙击专业已有8年。那一年,新装备列装,女兵连需要派出骨干学习使用。

“我想试试。”王小慧向连长主动请缨。

新枪的参数、构造与老装备存在差异。她拿着说明书反复翻阅、逐字研读,却仍觉得自己与新枪之间隔着一层雾。第一次新枪试射,由于测算失误,子弹偏离靶心。她没吭声,默默将靶纸带回宿舍复盘总结,把弹道、呼吸、扣动扳机力度的关系要点都记在小本子上。

为了尽快适应新枪,她练习闭着眼睛分解结合枪械,凭触感在心里勾画每

个零件的大小和构造。训练中,她趴在靶场上练习握枪,一趴就是数小时,手肘的皮也被磨破。使用新枪考核的那一天,她透过瞄准镜紧盯着远处的靶标,深吸一口气,把心沉下来。

枪声响起,子弹穿过靶心。

验枪后,她起身离开射击阵地,在晚霞中留下自信的背影。那一刻,战友们感觉她就像一棵挺立的木棉树,终于迎来绽放。

那年春天,女兵连迎来了年度跳伞训练。列兵王婉蓉站在模拟跳台上,双腿却是灌了铅。着陆——这个看似简单的地面动作,成了她的一道坎。一次次从跳台跃下,她的身体总在半空变形,着陆缓冲时总是不稳,考核成绩屡屡亮红灯。

暮春,一朵木棉花被风吹落。班长告诉王婉蓉:木棉花也叫“英雄花”,赤色如血,掉落晒干也不会褪色,就像英雄的品格。

“别灰心!我们陪你练。”班长和战友主动留了下来,手把手教她要领。为了帮助她克服心理障碍,她们陪着王婉蓉从矮台开始练习,一次次起跳、一次次纠正。

经过无数次的打磨,王婉蓉的动作越来越标准。当考官宣布“合格”的那一刻,她抬头仰望,心中无比畅快。

实跳那天,直升机轰鸣着,舱门打开,强风迎面扑来。随着投放员一声令下,王婉蓉毫不犹豫地跃出机舱,一朵洁白的伞花在云端绽放。

军营岁月里,木棉花与女兵相伴成长,共同书写着逆境中不言败、淬火中更坚韧的篇章。她们坚信,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就没有越不过的高山。如同经历风雨的木棉,当阳光照耀山林,绽放得更加炽烈。



红军草鞋

■葛 迅

曾经,草鞋是红军的行军必备穿在一双双脚上,伤痕累累或者拴在背包上,一走一摇亲人家上的红色布条随风在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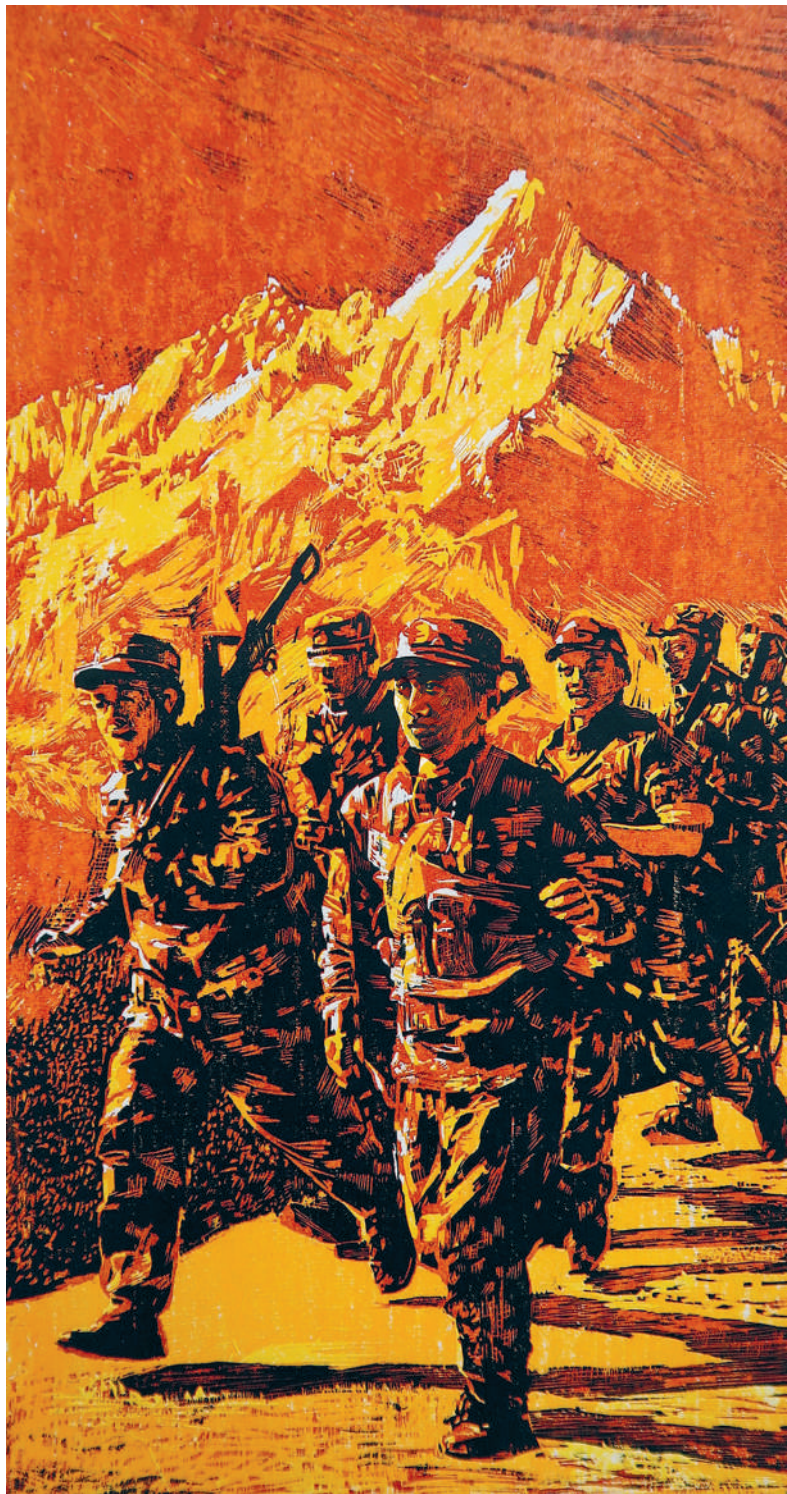
踏过炮火硝烟,踏过雪山草地也把一切险阻与风雨踏碎勇士们以草为鞋奔跑如风,滴落的热血绽放花蕾

天那么黑,急行军接着强行军一次又一次强渡江河,突出重围尾追的敌军捡起红军磨烂的草鞋只能望江兴叹徒伤悲

90年后的今天,草鞋成为文物向后人讲述红军走过的千山万水长征留下的一行行草鞋脚印已成为巍巍丰碑



第6726期



雪域青春(版画)

王明玉作

